

傅星
◎著

八音盒

傅星作品选

现在那八个音符带着蓝光在我意识的水
中游弋，如同蝌蚪在嬉戏。我一直努力地想
摠住它们，并弄清楚它们的来历……

傅星
◎著

八音盒

傅星作品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音盒：傅星作品选 / 傅星著. --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5.7

ISBN 978-7-5108-3851-4

I. ①八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1008 号

八音盒：傅星作品选

作 者	傅星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9.5
字 数	259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3851-4
定 价	48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 录

这嘈嘈杂杂的日子.....	001
魔幻人生.....	077
八音盒.....	131
大地的仲裁.....	181
圣 职.....	229
你的光环不是梦.....	283

这嘈嘈杂杂的日子

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到处是雾茫茫的，只有近处还看得清。能看清被雨水浸润了的田地，泛着水光的垂直相交的阡陌，道旁的电线杆，以及矮矮的灌木丛。而远处的景物都被雨雾蒙住了，就像图画中那些被虚去的部分，留给人一种想象。很含蓄，很有意思。

梁谷觉得，他已经有好多年未能置身于这样的景色之中了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便被分配到一家区级医院工作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囿于市中心的范围。上海市区没有一处不是熙熙攘攘、嘈嘈杂杂的。倘若下雨，那么建筑物和马路都是湿淋淋的，失去光彩。人们撑着雨伞，穿着雨衣，挤公共汽车，挤商店，怒冲冲地挨在一起。空间，狭小得令人烦躁不安。

林月挽着他的手臂走着。她穿着一双海蓝色的胶鞋，在这和谐而又缠绵的灰调子中，海蓝色便显得很跳。这样，她的步态就更为轻盈和优雅了，她的头发在潮润的空气和从伞上滴落的雨珠的作用下，就像刚刚梳洗过一般，光滑，柔软，湿漉漉的。可以感觉到她的兴致很好，因为她正在哼着一曲什么歌子。他禁不住用嘴触了触她那小小的脑袋。

又能看到一幢两层楼的房子。造型很别致。楼梯在外，环绕而上，使人联想起日本女人的漂亮的腰带。梁谷真弄不懂，这些乡下人哪来那么多钱造房子，又哪来的设计图纸。

他们刚才看的那栋小楼也是两层。三上三下，有阳台、钢窗、磨光石水泥地、塑料的乳白色的天花板。只是楼梯设在房内，上楼得经过客厅。房前有一个院子，院子内零零星星地种了点花草。还有尚未竣工的绛红色的围墙，围墙以外，便是树林子和绿油油的菜地。

这全然就是座乡下别墅么！刚跨进院门的时候，董事长、情妇、周末……他的脑海中跳出这么些字眼。有一瞬间，他居然昂了昂自己的下巴。真是意识流。

梁谷今年二十九岁，林月比他小五岁。她去年八月份才从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，被分配在一个话剧团里做编剧。半年以前，在一个偶然的场合，他们相遇，他立时便无声地呐喊起来：“就是她！”在此以前，林月不知躲藏在哪儿，叫他好找。不仅如此，她似乎还施出一种巫术来捉弄他，搞得他头疼。“你把自己拆得七零八碎的。把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语音语调，分别安在不同的女孩子身上，而又指使这些人在

我眼前晃来晃去，叫我食之不下，弃之可惜。”以后熟了，他便戏谑地对她这么说。林月听过之后朝他打了个榧子，做了个鬼脸，就好像真有其事一样。

林月的身上真是有种特别的东西，也可能这就牵涉到了关于气质的学问。上海的文化青年喜欢对人的气质说长道短，但那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梁谷曾经对他爱上林月的缘由做过总结，还一、二、三地有过那么几条解释。但是，林月听了之后，说他俗气。“真俗气，说那干吗？这个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吗？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梁谷便觉得她的眼神很难在人们注重的事物上交成一点，那双懒洋洋的大眼睛，总是在其他的一些什么地方搜寻着。当她看他的时候，也往往给他造成这种感觉，致使他忍不住想扭过头去，看看身后是否跟上了什么鬼魂。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俗物，但是他实在喜欢她。

她初次上梁谷家的时候，是在晚上九点多钟。事先，梁谷连一点准备都没有，突然的，就这么来了。让人笑话的是，当时，他刚刚坐上马桶，开始大便。而她竟然冲着关闭的厕所门嚷嚷：“快点呀！快点呀！”但是她来有什么事呢？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叫他去看月亮。一时心血来潮，她踏着遍地月光，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了来。

“你这个对象与众不同。”后来，家里人这么说。林月自然顾及不到她会给梁谷的家人留下什么印象。她自己内心的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东西，都还对付不过来呢！

其实，他们恋爱的时间并不长，才七个月多一点。但在这七个月里，他们天天见面。起先，梁谷还计划得好好的。每周约会两次，一次逛逛马路，随便聊聊；一次看看电影。既培植感情，又丰富生活，也不影响读书。他还需继续读书，参加明年工农兵学员的统一考试。但是林月问他为什么要糟蹋生命：“你不以为这种抑制是在糟蹋生命吗？就好像人的这种日子会很多似的。”这种话，一经她的口说出来，那简直就具有了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。而事实上，他本身也不是很刻板的人，更何况，几天不见面的日子，也确实难熬。

梁谷家里六口人。父母双亲，两个弟弟，还有个八十六岁的老外婆。三代同堂，挤在一个二十四平方米的套间里。林月家的住房也够惨

的，一家四口，才十五个平方米一间。这样，他们晚上的活动就只能在室外了。

夏季还好些，市内一些公园都开放到十点钟。十点以前，可以在公园里度过。但是，一棵大树，四张椅子，每张椅子上各两对，卿卿我我，搂搂抱抱，干些小孩子家不能看的事情。这叫梁谷如何适应得了？他一坐上椅子，便头颈僵硬，浑身发毛。过去，他可是不屑于这种赤裸裸的爱恋方式的，还把那些傻乎乎的男女称之为“迷乱的虫”。他当然未能预料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变成这样的虫。好在林月无所谓，几次约会，她就洒脱了起来，能毫无顾忌地朝他腿上一坐，还“叭叭”地响亮地亲他。周围那些人在干什么，她可不管。她进入角色很快，而总是责怨梁谷进入角色太慢。这种责怨，使他觉得好笑，但也不免带给他一些酸楚。

十一以后，公园便不再延长开放时间。那么只有在马路上逛了。一些冷僻的小道，好是好，但小流氓出入无常，不安全。于是只能在南京路、淮海路等一些热闹些的地方数电线杆子。“数电线杆子！”这比喻很妥帖，梁谷一想起他们是在数电线杆子，就觉得好笑。有一次，他当真把平安电影院至西藏路口这一段的电线杆子数了一下。四十六根，是个偶数。偶数比奇数好。或许，还是他们两人恋爱生活的一种吉祥的征兆。于是，他很高兴，这晚上便不觉得累。

但大多数时候，他是感到很累的。晚上七点钟出门。归来时，总要过十一二点钟。而早晨五点半钟就得起床，挤公共汽车，上班。林月自然要好些，她不坐班，可以在上午睡觉。因而，每天晚上见面，他总觉得她精神饱满，兴致勃勃。“今天去外滩吧。”她甜滋滋地说道。“好，好啊。”梁谷嘴上应诺，可两腿直在发颤，“外滩，好家伙，二十几站路呢！”

有一次，他们发现威海卫路上，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，里头还安放几张石凳，能够随意进出。于是两人都很高兴。至少可以在这片小小的新大陆里，坐着谈谈了。但是没过几天就出了事。那天下雨，他们坐在铺着几层雨布的石头凳上，蜷缩在一把伞下，成蘑菇状。这本来就已经叫人够受的了，但居然还会遭到骚扰。先是这样，一些人用手电在

他们身上照，可能是在研究这黑乎乎的罩子里头究竟是些什么货色，接着，便赶他们走：“走吧，都已经过十一点了！”梁谷很愤怒，一本正经地分辩起来，问他们凭什么侮辱人，还扬言，今晚就得在这儿过夜。于是，人家就掏出什么“治安条例”，还推推搡搡地要带他俩去派出所。行人都来看热闹，几个小赤佬还不三不四地对林月品头论足。

脱身之后，梁谷气得不行，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。但是林月却毫不在乎，还说通过今天这事，她从他身上挖掘出了以前她还不曾挖掘出的东西。这是不是有点荒唐？当他面红耳赤，左冲右突的时候，而她则站在一边，有滋有味地挖掘着什么。梁谷……一个土丘？一个煤堆？任人挖掘？！

然而，最难度过的是冬天。好个西北风！好个冰天雪地！不能在马路上溜达了，无论如何不能了。栖息之处，唯有那些饭馆了。但冬季的夜市市面简单，在晚间营业的饭馆很少，除了一些豪华高档的，剩下的便是些挤满了人的、齁齁不堪的小吃店。只有一次，他们在梅龙镇酒家坐了三小时。那味道当然不错，有干净的饭桌，有柔和的灯光，还有音乐。酒好，小菜也好。但那三小时，花去了梁谷当月近三分之一的工资。他起初的打算，是把花费控制在五元钱之内，但到了开票的时候，便由不得自己了。旁边的那些桌子上，大小杯盘碗盏，五花八门，构成了这里的规格。

“我们吃些什么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林月。

“随便。”她的眼睛又不知在往哪儿看了。

“那么好吧……”他举了举手，把服务员招来，咬了咬牙点了几个菜。然后，递过去两张十块钱的票子，见还有找钱，便又加了个炒虾仁。

出来之后，他问起炒虾仁的味道。可林月居然说她没有吃到这个菜。而事实上，她什么菜都未能品出味儿来。三个多小时内，她一个劲地向他解释毕加索，把毕加索的那些画吹得天花乱坠。

可能是她终于感觉到了他的情绪有些不对，于是在分手的时候，搂着他的脖子，说谢谢他，谢谢他今晚让她吃得那么好。

“明晚上美术馆去吧。”梁谷说道。

“晚上去干吗？又不开！”

“吃毕加索画去，啊呜啊呜，像牛吃干草一样，那才真正算吃得好呢！”说着，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但是，一般来讲，他们只是光顾那些小吃店。当然，除了躲过了寒冷的压迫之外，小吃店难得给他们更多的什么。

踏进店门，首先得观察一番，看看谁吃得差不多了，然后，就在人家身后站着，瞧人家如何进食，如何朝嘴里塞馄饨，经常因等待过久而焦躁不安。要是这天晚餐吃得饱，那么站在一边，很快就就饥肠辘辘，满嘴口水了。而梁谷又不得不努力把外表掩饰好。他还真怕林月这会儿有了兴致，突然朝他“挖掘”起来。

当他们坐下之后，也不好受。要想细嚼慢咽，边吃边谈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七八双眼睛在身后逼着你，还有人踩着你的椅腿，扶着你的椅把，有时候干脆连咕嘟咕嘟咽唾沫的声音都听得见。有一次，梁谷突然光起火来。他猛地将汤勺朝碗里一搁：“能不能帮帮忙，站得远一点？连说话的唾沫都溅到碗里啦！”于是，便又吵了起来。最后，这场纷争是以他的馄饨碗被人家“呸呸”送了两口唾沫而告终。

但这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那个皮包在出门的时候忘了拿，里头有林月刚领来的工资。

两天以后，梁谷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杨浦区一家派出所打来的。说有人送来了一个包，里头有他的证件。他到那家派出所之后，一个小民警将他的包取了出来，但没有直接给他，而是要他报出里面的物件。

“六十元钱，一副咖啡色尼龙手套，几张晚报，和一些小纸片。”他还记得很清楚。小民警认真地查了查，便又皱紧了眉头问他，那些纸片上究竟写的是什麼。那是前两天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林月赠给他的几首诗——这简直是存心叫他难堪嘛。

“说呀，写的是什麼？不说不能给你，你并没有完全报对。”

没有办法！

“献给，L！……”他怒冲冲、硬邦邦地将想起的句子念了出来，“在你的，生命的，这个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。”小民警制止了他，然后把包递到了他的手里。

但是钱没有了，手套也没有了，多了几块脏抹布。这个下流的家伙！

为了这事，梁谷气恼了好多天。可林月却无所谓，也不为六十块钱的损失而心疼，还说那个小偷有趣，富有幽默感，等等，诸如此类。

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没有一间屋子，一个安静的、独立的、无人骚扰的、能容纳他俩的物质空间。梁谷很清楚地感受了物质向精神的挑战。但是想到房子，他便心灰意懒。双方的家庭都是没有余地的，而要靠他们自己本单位分房，那只有等到驴年马月。但是他同林月的感情，却愈发地交融起来，并日渐升华。

可是有一天，林月说他们文化局明年可能有九栋楼落成，或许能有她的份。她说这话时很随便，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但在梁谷，便成了桩天大的事。

“是吗？”他一把攥住了她的手，双眼睁得滚圆，“你说说看，具体情况究竟如何？”

“具体？我可不知道。上头也没有指示，我还是道听途说的。”

梁谷知道，从她这儿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了。于是便直接找了在文化局工作的一个朋友。那朋友告诉他，在南翔那儿，的确是有几幢楼即将竣工了，但至于林月这种情况，能否挨得上，很难讲，到时候全凭自己的本事。聪明些的话，现在就得活动起来了。

说得很对，现在就该活动起来，起码得先把要房申请报告送上去。于是，他便很快地把它写好，给了林月。他知道要叫她写，又得拖好久。但是林月依然是磨磨蹭蹭的。而申请报告呢，也就胡乱地塞在口袋里，被弄得皱皱巴巴。要不是有一次掏手绢时掉在地下，梁谷还不知道。这回，梁谷可真是生气了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因为我俩的关系仅仅是游戏游戏而已？！”

她听了这话，尖叫了一声，接着又连忙用手把自己的嘴捂住。一会儿，便又朝他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这也是林月的可爱之处，她很少因为一两句不好听的话与他斤斤计较。有时候，他觉得她就像一团飘来飘去的轻柔而活泼的雾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扳着他的肩膀说，“我很讨厌我们团管房子的那

个人，见到他我就想起了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，神经受不了，我会得神经病的！还是你去吧，这种事总是男人出面比较合适，是吗？”

他去了，并见到了“阿巴公”。“阿巴公”朝他瞅了好一会儿，便请他坐下：“坐吧，我们谈谈。”这是一席语重心长的关于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的谈话。其主旨不外乎规劝他不要和房子结婚，应该和人结婚。房子是死的，而人是活的，死的东西总不比活的东西来得更重要。几个闲着无聊的女演员，在一旁嗤嗤地笑。梁谷的脸上红一阵、白一阵的。但在临别的时候，他还是装作非常谦恭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捏了捏对方的手：“谢谢，谢谢，真是很受教育，很受教育！今后精神文明，多多的精神文明……不过，房子，还是请老同志……考虑一下吧！”

又过了一两个月。在这段日子里，他们游玩了苏州和杭州。

从杭州归来之后，林月便提出了要结婚。

“我考虑了好几天了，我看我们还是结婚。说真的，我现在连一分钟也离不开你了。而且……有一种恐惧感……我总觉得，你会突然地抛下我，跑掉！”这天，在长风公园的游船上，她对他这么说。

梁谷先是愣了一愣，紧接着便是哈哈地笑了起来。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实在太天真了。

“好吧！结婚！明天就结。瞧见对岸那片树林子吗？就选在那儿。哈……哈哈。”

“别这样，你该正经点。听我说，我们……借房子，怎么样？”

必须认真对待了。听林月的口气，就像下了决心似的。而就他对她的了解而言，梁谷知道她一旦任性起来，那谁都会感到头疼。

当然，现在不少结婚户都暂借乡下人的住房过渡。但那算什么生活呢？每月几十块钱的租金，路途又远。上下班得把人累死。在他的印象中，乡下人的房子，全都是些黑不溜秋的草棚棚。怎么住？怎么习惯得了？这些，林月都考虑过吗？不，她不会考虑的。

果然，她说她对这些问题还未来得及细想。

“另外，”梁谷继续往下说，“还有你们单位的分房问题，如果我们有个窝了，那就没有希望了，这方面的行情我略知一二，你考虑过吗？当然也没有考虑过。”

“你可真会……”林月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小小的“8”字，“……绕。可未免有些……”

“俗！是吗？”梁谷替她把句子完成了，“好吧，俗就俗吧，但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，我也没看见过。”

这次谈话，就不欢而散了。

在家里，梁谷本没有什么安逸。父母关系不和，三天两头争吵。他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是在吵闹中度过的。梁谷向来看不起他父亲，老头子实在没有什么本事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部队带着个上尉头衔转业到地方，在民政局一待就是二十多年。活脱脱成了个不学无术的小官吏。而在家又刚愎自用，独断专行。小菜咸了点，谁去马桶间的时间长了点，都能成为他拍桌子瞪眼的口实。母亲倒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年轻的时候念过夜大，后来一直在制药厂工作。两年前，已被提升为工程师，还加入了一个什么技术协会。但是母亲也太不顾及家里了，梁谷怀疑她对自己孩子的生日是否还记得住。她还有个爱打扮的嗜好，都五十多岁的人了，每天还要兴致勃勃地搞头发，睡觉之前，把一个个塑料的小管子卷在头上，有时候弄得很晚，闹得其他人都睡不着觉。就因为她这满头的怪状，有一次，惹得父亲做了一场噩梦，为此还大干了一仗。如果遇上什么重大活动，母亲免不了还要往脸上擦白粉。因此梁谷和母亲的感情也不好。

两个弟弟都已考上大学。一个在工业学院，一个在机械学院。以前，他们三兄弟倒还和谐。年龄相差无几，遇上了什么事，还都有商有量的。但自从弟弟们念了大学之后，谁都不顾谁了。两人都是走读生，因而三兄弟还是天天晚上见面。可是每个人的身上，都好像已罩上了一套无形的盔甲，难以穿透。出来进去，简直如同陌路人。梁谷想到“世纪病”、“时代病”这些时髦的词儿。

就在林月提出结婚之后没几天，梁谷的阿姨从美国回来探亲。中美恢复邦交以后，她带着家眷来过三四次了。母亲照例又是一番紧张，粉刷墙壁，油漆地板，买些高档的小玩意儿到处乱摆。特别是她那个头发，简直是百弄不烦。

这次姨夫没有来，光来了两个表兄妹。他们是第一次回国，说是要

好好玩玩。于是母亲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一行四人，去南京、无锡等地走了走。

母亲出门之后，父亲就一个劲地叨咕，也不知叨咕些什么，反正是这一切都看不惯，干脆觉得空气都不对头。倒也是，这几天屋里充斥了“巴黎香水”和“世界美女香皂”味儿，这对当大兵出身的父亲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折磨。他把家什摔得乒乒乓乓的，梁谷就尽可能地躲着他。

没有想到，阿姨后来郑重地提出，她可以资助一个孩子去美国自费留学。她在说这话时，梁谷见两个弟弟的双目都在炯炯发光。他暗自预测，这又将爆发一场小小的“核战争”。

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就闹开了。

二弟过两个月就要毕业了。“我拿着本科文凭，可以直接攻读硕士学位！”他理直气壮地嚷道。但是二弟丝毫不让步，他的理由是自己年轻，而在美国能站住脚跟的先决条件是年轻。父亲则在一边不住地朝着母亲咒骂，说她没事找事，专搞那些歪门邪道：“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到一分钱！”自费留学，一张普通的飞机票就得人民币一千多块！

母亲缄默不语，咬着牙关，愣愣地坐着。脸上所有的线条都往下挂着。这模样更怕人，仿佛突然之间她就会蹿将出去，和谁厮打起来。

老外婆坐在后间，只顾瑟瑟发抖。

梁谷冷冷地看着这个场面，思索着应该说些什么，干些什么。他是不会介入兄弟之间的争抢的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他对出国都无甚兴趣。生活已经够累人的了。

外头有人叫水开了。他便走出屋去。但见走廊上已经站了不少人，朝他家侧耳窥听，脸上满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只有极个别的，投来的是同情的目光。于是他一下子转了回来，“砰”的一声把门关死。

“够了！都够了！”他号叫起来，还顺手从五斗橱上抓起了一只绒制的波斯猫。

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被他震住了。但很快他们就像得到了某种默契，把矛头一齐转向了他。似乎真正危及他们利益的，是他——这个要把波斯猫当作手榴弹扔的、歇斯底里的家伙。

“滚！滚出去！”

“都三十岁了，还在这屋里待着，不要脸！”

“咄——把手中的东西放下！咄——”

梁外婆从后屋赶到前屋来拖他。梁谷一扬手，她便一个趔趄，差点跌倒在地。他回身把她扶住。

外婆老了，干瘪得不行了。两个眼圈红红的，伸着双手，这是在绝望之中的一种召唤：“你们有劲的话，就朝我来吧！我反正不要紧，老了，快进火葬场了！”她的嘴在蠕动着，说的话一定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人们谁也听不见罢了。

梁谷突然沉静了下来，他捋了捋外婆散乱的、披到了额前的头发，又掏出手帕，擦去她溢出眼角的泪。然后拉开屋门，拨开挤在走廊上的看热闹的众人，走了出去。

在公用电话间，他朝林月的家里拨了电话。一会儿回电来了。

“你出来吧。”

“就来。可有什么事呀？”她的语气活泼而轻松。他每次打电话叫她出来，她总是很高兴，从不扭扭捏捏。

“商量一下……我们结婚的事。”

今天看的这个人家，是他们医院的一个病人牵的线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看到的竟是一幢“别墅”。没什么好挑剔的了。他们选中二楼带阳台的那间，讲定好，每月二十元房钱，一年总付。

“雨不下了。”林月说道。

他把伞收了起来，但觉得还是有雨，还想重新撑开。但林月把伞夺了过去。

“就这样，多好。一点小雨怕什么？”

是啊，细细的雨丝飘在脸上，凉津津的，很舒服，但是稍有几分寒意，他打了两个喷嚏。

几个披着雨衣的农民，踩着自行车，从他们身旁穿过，好奇地扭过头来看。

这是五月的上海西郊。

虹桥大队潘家镇十六号，是个五口之家。年轻的房主人潘福金才二十八岁，他的爱人李三妹与他同龄。两个老人都已八十朝外。小女孩萍萍，才四岁。福金在社办的一个闹钟厂工作，每月收入一百二十来块钱。三妹依旧在种田，这几年每次分红都在两千元左右。当然了，钱这个东西藏着是没什么意义的，但花钱造好一幢像模像样的房子，那可就成了谁都动不了的固定资产。任你天下怎么乱，可房子总是自家的，谁都无权侵犯。再者，现在很兴出租住房。多造个间把，好歹还可以捞回些本钱。有本事的人，谁不这么干？这大半年来，这一家子真够累的，但是总算完成了一桩事业。福金有时候站在院子里，望着这栋洋里洋气的小楼，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走神，宛如踏入梦境一般。

那天，梁谷和林月来，他凭直觉，就意识到是两个正派人，不会像隔壁舅妈家的房客，离去之后，叫了伙人，在一个夜间，突然闯进，将值铜钿的家什一扫无余，弄得舅妈一家像发痴了一样，哭哭啼啼足有半年之久。

福金简直搞不明白，生活为什么还没有使一些人变得聪明点，居然还是那么迟钝不堪。他很同情舅妈他们，但同情之余，又为自己的创造和保护这个家的能力，而沾沾自喜。

他习惯用眼神替那些陌生的、毫无接触的人搭脉。通常。这个法子很灵，南来北往，三教九流，无论谁，一旦经过眼神的搭脉，那么他很快就能说出个子午卯酉。相当灵，难得出偏差。

他原来还想把租金开得高一些，按照常规，一块钱一个平方米。楼上那间二十二个平方米，那么就应该是二十二块钱。但是，他对这两个人的印象实在不错，举止得体，彬彬有礼；而且那男人的言谈话语间，免不了还带有一种苦恼相。

“算了，二十就二十吧！”他蹙着眉，双手放在裤兜里，边踱着步边谈。他不知道这模样，同他这张娃娃脸和墩墩的个儿很不相配。但是他这么谈话的确有一种乐趣，一种居高临下的、处在施主地位的乐趣。尽管这一两年来，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种新的认识，这认识与自豪感搅和在一起，使他看什么事物都带有一种讥讽的神情。但是这种感情还是第一次，全新的，或许在今后的生活中，他会不断地、有滋有味地品

尝这种乐趣。

过了没几天，梁谷便带着几个同学来收拾房子了。他们是傍晚来的，清一色的“四只眼”，讲话的声调，脸上的神情，在福金看来都差不多。他们眯眯笑着，东张西望，嘴里不住地啧啧赞叹。忽儿夸耀主人的富裕和能干；忽儿互相打趣，自嘲自讽，自怨自艾。

家里陡然来了这么一伙知识分子，福金有些不安，但这不安很快地便被抑制住了。当时，全家人围着八仙桌子吃饭，他显得很镇静，很有主人的气度。他微微地朝着来人点了点头，然后便专心致志地进食，朝嘴里扒饭，送菜；呵斥小萍萍不许左顾右盼，语调很沉，简短有力：“坐稳！”“看着碗！”“瞧什么？！”诸如此类。

可能是感到了某种气氛不对，那些人很快也就安静了下来，一个个不声不响地上楼去了。在关客厅的边门时，手脚很轻，好像怕惊扰了什么。这点，福金很满意。

一会儿，上头便传来了沙皮磨墙的“唰唰”声，水泥地也被什么东西弄得嗡嗡地响。吃完饭，这些响声仍然未止。“真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。”他心里嘀咕着，实在想去看看，但总算忍住了，坐着没动。

“潘师傅，能不能借用点热水？”也不知是谁，打开门，探进脑袋来问道。可能是梁谷，也可能不是，反正他没看，只是把脑袋朝厨房一摆。一会儿，后头便没有声音了。他扭过头去，见房门已经关上了。

尽管他对楼上的那群“四只眼”干这种活很是担心。尽管这幢房子的砖砖瓦瓦都浸润了他的血汗，凝聚了他的全部的感情，但是他仍不想上楼去监视和干预。他觉着，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么坐着，是很对的。平时，要是小萍萍在墙上涂写了几笔，或是用小刀划了几条印子，那么他准保会不知轻重地给她一巴掌。但是现在，他忍住了。没有比被人家说什么“小农意识”、“小里小气”更丢脸的了。

只有姆妈在一旁不住地嘀咕：“去看看啦！”“去看看啦！”不住地催他。还有阿爸，也搓着手转来转去。唉！老人毕竟是老人。后来，他实在被搞得烦了，便大声喊了一声：“困觉罗——”

楼上搞到很晚才结束。

半夜，福金起来撒尿，才憋不住上楼去看。娘的，太不像话了！